

# 小村往事

□ 宇挺

家乡是北方众多山区中一个不大的村落。村东是山,村西还是山。整个村子就坐落在一条自然形成的长约两公里的冲沟内,受地形地貌和经济条件所限,百姓早年多筑窑洞为居所,零散分布于东西两岸,居高临下,家家依地势修一条窄窄的小路,曲曲弯弯通向村街,像东山和西山生长的一种叫不出名儿的植物,枝蔓从主杆生长出来,都是七拐八拐的向外爬行,艰难却任性。

夕阳西下,有荷锄归家的农人,身后有时跟一条撒欢的狗,一路讨好一脸疲惫的主人。主人会说,你这狗东西,一日三餐清汤寡水,穷欢喜个啥,狗的回应是几声委屈的叫;有时候,身后跟一头老黄牛,步履与主人漫不经心的一致,行到村街,牛总会扬起头叫一声两声,沉闷且悠长,像农人遭遇歉收的灾年发出的叹息。夜色浓重的时候,各家各户窑洞的窗口会泄出几缕昏暗的光,像挂在两岸上的一盏盏灯笼,灯笼里时不时映照出一个或几个模糊的身影,晃来晃去的动,伴有玩童的嬉闹声或长者的呵斥声向村街,拖着长长的尾音消失在一街自由自在的微风里。很小的时候,我觉得这景致活脱脱就是一部夜夜上演的皮影,演绎着各家各户的喜怒哀乐。有时候又觉得像贴在两岸上的一幅幅经年老画,陈迹斑斑,又模糊不清。

农人的辛劳往往难以决定收成。丰收也好,歉收也罢,他们的坚持源于无法割舍对于土地的深情。于是我就这样浪漫地想象,农民就像一个画家,以种子为颜料,以农具为画笔,在广袤的大地上描绘着自己多彩的人生,让绿色尽情绽放,使金黄闪亮丰满。他们并不缺少创作的激情,因为他们对土地有着深深的依赖和眷恋。他们创作的主题看似年年雷同,但结果必然是一幅幅岁岁见新的画卷,或凄美、或伤感、或壮观,但绝不会留下败笔。



春天最容易点燃农人的希望。当黄褐色的土地开始泛出星星点点的绿意,继而渐渐连成一片,春姑娘的巧手就那样不紧不慢地为大地编织出绿色的盛装,农人便开始自己的创作,把全部的灵感赋予手中的农具,从田头到田尾,精心去设计每一处画面,让犁尖划开沉睡了一冬的土地,使土地翻卷出动人的波浪,然后轻轻地撒下种子,把热切的希望埋藏于地下。对于农人而言,春天是一个既忙碌又希望热烈的季节,就连东山和西山那些野物发出活泼而清丽的鸣叫,都似乎是在为他们辛勤的创作歌唱。一旦农人将种子植入土地,只有他们能够想象到种子生根发芽的茁壮,甚至可以听到种子生长的声响,这时候,在春光的沐浴里,他们脸上的汗珠与种子同时滴落在地,同时植入心间,美好的盼望如花一样徐徐开放,化一脸朴实单纯的笑意尽情荡漾。春播是一份劳作的苦,但于农人而言,这份苦一定会酿出沁人心脾的甘甜,如果今年不会,他们会耐心等待来年。是的,农人在四季往复里殷殷期待,众生又何尝不是在轮回中痴痴守望呢?

夏蝉开始鸣叫的时候,家乡的炎热便肆虐开来。一伙一伙的玩童,顶着火热的日头,光着屁股,手握一柄弹弓,寻着夏蝉的叫声,从这棵树又追到那棵树,弹丸儿飞出,夏蝉便拖一声长鸣飞到另一棵上。疯跑一个中午,夏蝉的歌唱逗引得玩童们精疲力尽,于是止了追赶的脚步。一个说,瞌睡哩。一个说,娘快喊我了。这时从村的南头或北头就传来一个女人的呼唤,几个脸色与肤色一样黝黑的玩童便作鸟兽散。其实这个时节是龙口夺食的夏收季节,各家各户的青壮劳力都在地里收割小麦,农人一手挥动着镰刀,一手握着沉甸甸的麦穗,望着一大片一大片金灿灿的麦田,热汗如雨,一脸丰收的喜悦。炎热而恼人的苦夏,对农人而言看似煎熬,但更令他们享受的是沉甸甸的收获。

很多个夏季,一场暴雨,一场雹灾,霎时就把他们的希望粉碎了,望着倒伏在地的小麦,甚至目睹着场院已经脱粒的麦子被山洪卷走,他们的脸上除了无奈和无助,同时也透露出发自心底的那股坚毅,通常会会长叹一声,说一句今年完了,来年再种吧,日久天长哩。来年对于农人来说,总有太多美好的期待。

秋收才是真正收获的季节。中秋节到来的时候,该是秋粮收割的时日了。农人们倾注全部的灵感和真诚创作的该是一幅金色丰满的画卷,但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又取决于天意。我一直认为中秋节是一个既令人欣喜又让人伤感的节日,能把那份复杂的心绪轻轻揉掉后静静释放。农人不是没有这样的浪漫,他们把浪漫置于月色下的田地里,因为他们对于中秋的理解既单纯又富有质感。这个季节他们面对的或者是收割喜悦,或者是一地失望,所以从一定意义上看,这是一个检验其创作成果的季节。农人并非不喜欢嫦娥奔月的浪漫,只是生存和生活的属性让他们更欣赏吴刚的坚韧,满目金黄是他们创作的初衷,一地歉收的景象会让他们咽下伤感,甚至不愿发一声嗟叹。月亮里住了一个吴刚,地球上住了一群吴刚。家乡农田里的秋自有其外在而深刻的浪漫。老人或者手中捧一穗又粗又长的玉米,嘴里全是对天地的感念;或者手拿一穗穗短籽瘪的玉米,检点着自己哪里惹怒了老天,让自己收割这一秋可怜的苍黄。年青的壮汉和村姑把玉米的皮剥下,不管籽粒是否饱满,一定会颗粒归仓,因为长辈这样告诫,吃饭穿衣量家当。玩童们在地里东奔西走,并不关心收成,折一根玉米秆剥去皮去咀嚼,苦了就呸一声吐掉,甜了便嚼得十分贪婪。问长者,都是玉米秆,怎就有苦有甜?长者说,原本种进地里不甜也不苦,长着长着有的苦了,有的甜了。玩童瞪一双亮眼,一脸困惑。长者又说,

渴你几日,你再来嚼一嚼手里的玉米秆,保准都甜。因此,我觉得秋在农人的心间永远有一股淡淡的甜,因为他们对于秋的追求既充满了诗情画意,又沾满了辛劳和汗水,他们对于秋收获,既不醉心于得,也绝不痛心于失。

冬天对于农人而言是一个相对清闲的季节,当然仅限于一年一熟的北方农村。田地里一望无际的灰褐,除了东山和西山的松柏挣扎出绿意,所有的植物都已经枯去,独留下光秃秃的茎秆在微风中摇曳。这时候东西两岸上的炊火便显得格外清晰而脆弱,袅袅升腾里还是禁不住寒风的戏弄,刚冲出烟窗口便立即消散;老人们坐在热的炕头,眉眼低垂,一副慵懒相,吸一口旱烟,咂吧几下嘴,品得该是生活的不易;玩童们都三五成群,不知疲倦地进行着自己钟爱的游戏,直至听到娘回家吃饭的呼唤,才知道到了午饭或晚饭的时候,欢欢地向家飞奔而去,街面便静了许多。家乡有雪的冬日是另一番景象,一色的洁白,空旷得让人不知所措,寂静得使人屏息轻步,偶尔,东山或者西山有野物发出一声或两声低鸣,回荡于四野,游走于村街,让人心底徒生一份寂寞。阳光很好的时候,老人们会聚在村外一座没了香火的破庙里,用拾来的树枝和柴草点燃了,一边取暖,一边海阔天空地聊。一个冬天下来,总有这个走了,那个又来了,于是平静地说,下一个是该我了吧。

对于家乡的记忆,时不时会在心底泛起,虽然是几十年前的场景,却在尘封里保存得鲜活如新。如今家乡的窑洞全换了窗明几净的瓦房,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令人赏心悦目。东山和西山像两位年迈的老者,依然耸立于村子的东西两侧,静静地见证着家乡这几十年来发展和变迁,那副不亢不卑活脱脱折射出山里人的秉性。

有人说往事如烟,于我而言,往事如酒。

## 回望这个夏天

□ 杜宏兰

马上就要立秋了,尽管人们依然感觉太阳火热,但夏天的确就要过完了。这个夏天你干了什么,我们是时候盘点一下。

这个热烈的季节,总是拥有时厌烦,失去时怀念。

这个夏天,你去看海了吗?

说好的,一进七月就去南方看海,买好了泳衣,却感觉时间会很慢,于是东跑西转,忙忙碌碌,八月都来了,还没有实现。看来这个夏天来不及吹吹海风,捡捡贝壳了。不过,也没有遗憾,还

好见到了十里荷塘,摇曳的荷花、荷叶,自由的白鹭,同样让我忆起童年夏日午后的池塘欢笑,几个调皮的孩子,因为两只小蝌蚪吵得不可开交。

这个夏天,你穿着裙子跑过一条开满向日葵的田野吗?

美丽飘逸的裙子是夏日和女孩子的特权。很早就想和伙伴们一起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裙子,跑着跳着穿过一片田野,最好田野里开着向日葵,金色的阳光毫不吝啬地洒满大地,所有人都开心地笑,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。因为儿

时的我们就是这样一直跑,不累,不紧张。火热的风吹动裙摆,吹起头发,吹动少年的心。

这个夏天,我们还是一起看一场球赛吧!

像真正的运动员一样挥汗如雨,当国旗升起时泪流满面,当输给对手时捶胸顿足。你一定又想起那个刚有电视机的年代,一条街的大人小孩儿的脉搏,跟整个国家一起跳动。赢了,集体拥抱流泪,输了,集体伤心流泪。这么多夏天过去了,当国歌响起时,我

们发现这像孩子一样的感觉依然没变。

这个夏天,我们谈一场恋爱吧!

不一定需要玫瑰,就用一颗真心表白,成功了开心牵手,一起回到儿时的校园,看看斑驳树荫下的教学楼,听听那棵大树上的蝉鸣,回忆操场上那场没能进入决赛的接力跑。愿意跟你一起奔赴人生的下一个夏天的人,就在你身边。

这个夏天就要结束了,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结束。

让我们留恋的是夏天,也是夏天的童年和自由。

夏天快过完了,让我们期待秋天。

秋天可以穿上宽宽的卫衣和薄薄的低领毛衣,走过下着小雨的街道,还会想起秋天的诗句。夏天之后,我们要进入新的学校,开始人生下一场旅行,拿好行李,准备出发。